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青城十九侠

还珠楼主◎著

(第二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青城十九俠

(第二卷)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城十九侠. 第2卷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7-5034-7092-9

I. ①青…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8741 号

点 校: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卢祥秋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4.25 字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十五回	两探妖窟 雷雨窜荒山 载访仙娃 愿言申宿契	1
第十六回	银燕盘空 幽壑森森逢禁侣 铁链曳地 清琴泠泠喜知音	17
第十七回	韩仙子幽壑绾双姝 纪良童深宵惊异兽	24
第十八回	挥慧剑 心断七情索 觅沉竹 力诛三脚怪	39
第十九回	飞霜掣电 雪魅伏辜 旨酒佳肴 殃神借洞	58
第二十回	柔情似水 苗女传音 邪火弥空 仙娘失计	82
第二十一回	彩雾笼沙洲 群丑弥天喧蛊语 流光照川峡 轻舟两岸渡猿声	103
第二十二回	忧危难 千里走蛮荒 傲凶顽 三峡擒巨寇	118
第二十三回	大泽深山 频惊怪异 奇人神兽 同荡毒气	132

第二十四回	同是避秦人 异域班荆成宿契 别有伤心史 深宵促膝话前因	162
第二十五回	有心弭祸 巧语震凶苗 无意施恩 灵药医病叟	177
第二十六回	追逃人 三熊中巧计 惊蠢子 颜觊种恶因	198
第二十七回	信奸谗 苗酋背德 承重嘱 捕快泄机	214
第二十八回	指挥若定 深峡藏兵 恩怨分明 元凶授首	220
第二十九回	沙飞石走 神虎斗凶獠 雾涌尘昏 仙猿惊怪鸟	240
第三十回	蛮徼投荒 苦心寻良友 仙山疗疾 无意得丹经	255
第三十一回	往事怆神 故人第宅招魂祭 锐身急难 长路关山仗剑行	273
第三十二回	卧薪尝胆 苗峒练仙兵 出谷迁乔 蛮山驱兽阵	288
第三十三回	乌柏山 奇童诛恶道 锦鸡谷 孝女孕灵胎	307
第三十四回	妙法惩凶淫 电掣雷轰奸夫毕命 宿缘多孽累 会稀别远孺子思亲	323
第三十五回	誓报深恩 遄归故里 心惊宿怨 独扑妖神	339
第三十六回	巨变识先机 预储山粮驱猛兽 昏林逢大憨 潜挑野怪斗凶魑	364

第十五回

两探妖窟 雷雨窜荒山

载访仙娃 愿言申宿契

话说这段山路本来不近,极为险峻难行。纪光脚程虽快,到底不如纪异天生夜眼,纵跃如飞,由亥初走起,直到丑止,才抵墨蜂坪。耳听崖下群燕飞鸣腾掷之声闹成一片。跑到崖前一看,暗谷之中甚是昏黑,只见千百银燕的雪羽闪动。纪异还能略辨景物,纪光简直什么都看不见。忙将带去的火种取出,拾了许多枯枝老藤,扎成两个大如人臂的火把,一人持着一个,下崖过坪,同往谷中走去。

燕群见主人擎了火把入谷,俱都纷纷飞起。只剩为首双燕,各站在一块断石笋上,剔羽梳翎,顾盼颇是神骏。纪光见所有震塌的碎石块,大小都差不了多少,俱堆在一处,知是银燕所为。平日虽知此鸟灵慧,尚不料爪喙这等锐利多力,好生惊讶。纪光便问妖人伏卧之处。纪异领去一看,地下尽是死墨蜂,污血狼藉。那妖人存身的石穴,业被群燕掘有丈许深浅,穴中爪痕犹新,还有银燕脱落下的毛羽,妖人尸首却不知何往。

纪光情知晚来一步,出了差错。纪异却不在意,心中还惦记着搜寻别的宝物和那剩下的蜂蜜。拿着火把一阵乱找,不但蜂蜜一些无存,连那死蜂王和蜂房,俱都不见踪迹。

找来找去,找到暗谷深处未塌倒的地方。用火一照,灰尘中似有人卧过的痕迹,妖人尸首终未寻到。偶抬头往壁上一看,一片平整的石壁上面,也隐隐现出一个人影,满身血污,形象与日间所见妖人一般无二。不由脱口喊了一声:“在这里了!”纪光闻声,追将过去一看,不由大惊。便问:“妖人可是这等模样?”纪异答称:“正是。”纪光顿足悔恨道:“都是孙儿年幼识浅,当时得了革囊,不曾细看,随后又要吃了晚饭才来。这壁上人影,明明是祝由科中能手,来此用挪移禁制之法,将妖人救走。我祖孙二人此后不能安枕了。”纪异道:“那妖人也无甚出奇之处,他如寻仇,自己找死,怕他何来?”

纪光笑道：“江湖上异人甚多，孙儿你哪里知道？我虽不会什么法术，这近一二十年来，常与高人会晤，也颇知一点生克。这厮如此狠毒，必然防你再来窥探，说不定留下什么害人东西。这壁上人影，切莫用手去动，且待我仔细寻找一回，便知就里。”

说罢，祖孙二人重又由里到外再行搜查，并无什么可疑之处。快近妖人卧处，纪光方以为所料不中。纪异目光灵敏，猛一眼看到穴旁一块八九尺高的断石上面，有几根细松枝削成的木钉，钉着一个泥捏的蜜蜂，形象毕肖，神态如生，蜂身犹湿，仿佛捏成不久。木钉竟能钉入石内，觉着稀奇，无心中用手一碰，木钉就坠落地上。正要拾起细看，纪光在前闻声回视，看出蹊跷，刚喊得一声：“孙儿不可妄动！”忽然一阵邪风从谷顶吹来，手中火把顿成碧绿，光焰摇摇欲灭，转眼被邪风吹灭。

纪光闯荡江湖多年，见多识广，情知不妙。就这惊惶却步之间，猛听喻的一声悲鸣，接着便听双燕齐声长鸣，展翼飞起，往谷顶冲去。纪异也听出银燕报警，循着怪声，往谷顶一看，只见一团绿茸茸的怪物，大若盆碗的两只怪眼发出白光，口中嗡嗡怪叫，正往下面扑来，同时双燕也迎上前去，与那东西斗在一处。那谷本来幽暗，仅适才被霹雳震塌之处可见星光。偏偏山崖之上又起了云雾，更加昏黑。再加上阴风四起，怪物鸣声凄厉，山石摇摇，似要二次崩裂，越显得形势危急，阴森可怖，纪光连催快走，纪异深恐双燕为怪物所伤，哪里肯退。

纪异在黑暗中望见那燕和怪物的两团白影与一团绿影互相腾扑不休，就在离地十余丈高下，纠结一起。欲待纵身上去，给那怪物一剑，一则谷太黑暗，地下乱石密积，犀利如刃；二则两下飞斗迅速，唯恐一个不留神，误伤双燕，反而不美。几番作势欲上，俱都中止。耳听双燕鸣声渐急，知道不是怪物对手。纪异正自焦急，猛一眼看见怪物那双眼睛虽有茶杯大小，光华并不流转，也不能射到远处，死呆呆的，如嵌在头上一股，只管随着飞扑迎拒之势上下起落。不由暗骂自己：“真个蠢材，放着这么好的一个目标竟不会用，枉自着急。”想到这里，更不怠慢，脚一点处，早长啸一声，拔地十余丈，朝空纵起，一剑对准放白光的怪物头上挥去。

那怪物受了妖法禁制，甚是灵活，本难一击便中。偏巧纪光知道妖人既有埋伏，说不定还有别的花样；双燕飞翔迅速，铁爪钢喙，正好借它抵御怪物，抽空逃去，只一走远，双燕自会跟踪飞回，岂不可以免害？一见连催纪异不走，谷黑路险，自己没有那样好的目力，休说不放心纪异一人独留，自己想

走也是势所不能。正在惊忧胆寒，也是看出怪物头上放光，猜是它的二目，便将毒药连珠弩取出，觑准白光，一连就是几箭。这时双燕连中毒刺，已是不支，知道主人警觉发动，便飞退下来。怪物正追之际，一见箭到，刚一避过，恰值纪异纵起，当头就是一剑，寒光过处，怪物立时身首两断。

纪异脚刚落地，猛觉脑后风生，似有东西扑来。仗着目光敏锐，身手矫捷，缩颈藏头，回身举剑一挥。这一下，又砍了个正着，将那东西分成两半。定睛一看，仿佛仍是那团绿影，只是没有头。就在这微一迟疑的当儿，又似有东西打来。纪异喊声：“不好！”忙使剑护住侧面，往外一挡。刚刚挡过右面，左面又有东西打来，耳中又听双燕飞鸣之声甚急，黑暗中也不知怪物有多少。

纪异正自惊慌，纪光早从纪异的剑光映照处，看出一些破绽，忙喊道：“孙儿留神，这定是妖人邪法，且莫乱砍。你只将我传你的剑法拖展出来，护住全身，往谷外逃出便了。”纪异闻言，便将一口宝剑上下挥动，立时寒光凛凛，遍体生辉，连点水都泼不进。只是那些怪物被剑光扫过，虽然裂体分尸，并不落地，渐渐越变越小，也分出头尾身体，俱变成百团的绿影，只管围着纪异飞扑追逐，不休不舍。

纪光只见剑光闪动，双燕连鸣，看出怪物专攻纪异，情势危急，反正自己不能先退出去，为救爱孙，一时情急，见阴风已止，便摸黑寻了一个壁缝，将火把插了进去，取出火种点燃，同时，手持苗刀准备。一则看看是些什么东西；二则想将妖物引开，以免纪异受伤。及至纪光将火把点起一看，那怪物有的是些血肉块子，有的是些墨绿色的毛团，仍是飞扑纪异一人，仓促中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变化。却料定怪物已为纪异所斩，因受了妖法禁制，就是将他斩成灰星，仍是追逐不舍，自己上前也是无用。

纪光正在着急无计，猛听纪异长啸了两声，复又说道：“公公且莫管我。双燕还在那边叫，不知为何喊它不来，恐怕有鬼，快去帮它们。只需将它们的子孙唤来，不就将这些小的怪物啄完了么？”一句话把纪光提醒，顺着声一找，那双燕正用全力抓紧适才被纪异用剑斩落下来的怪头，在断石下面死挣。纪光连忙赶了过去，从双燕爪缝中，对准怪头一苗刀砍了下去。双燕原本累得力竭，见主人刀下，爪刚一松，怪头立时迎刃蹦起。纪光业已看出那怪头形象，明白了大半，如若放起，纪异又遇劲敌，忙就势将刀背一偏，紧紧按住。同时双燕略缓了口气，二次又飞扑下来，各伸双爪，将怪头抓住，按在地下不放。怪头坚硬，不比怪物身躯，纪光先那一刀虽然砍中，并未裂成两

半。防它还会分化,不敢再砍。知道这种左道禁法,不将它发动根本所在毁去,即使将它斩成灰屑,一样纠缠不舍。适才纪异碰落的泥蜂,必然与此有关。

纪光便趁双燕抓住怪头不放之际,舞起一片刀花,护住头面,闯近纪异身侧不远,将他遗落的那根火把抢拾过来,匆匆取火点燃。回向断石下面仔细一寻,那泥蜂还在地上,只是钉蜂的三根松木钉俱被纪异碰落。坐在一旁拾起一看,不但钉尖带血,泥蜂身上三个钉孔也很透明,血痕如新,料是妖人禁法本源。急迫无奈,不问能破与否,径将木钉拾起,对准蜂身钉孔钉去。说也奇怪,头一钉还不怎样灵效;第二钉下去,那些围绕纪异的绿团已威势大减,飞舞缓慢;及至三钉刚一钉完,沙沙连声,火光影里那成千成万的大小绿团忽然全数失了生机,自空坠下,乱落如雨。同时双燕也飞鸣而起,翔集断石之上。地下怪头动也不动。

纪光祖孙拿火往地下一照,原来那怪物正是日间被妖人害死的那个蜂王。一双怪眼已被人挖去,换了两块白的石卵嵌在里面。禁法一破,光华全失,滚了出来,露出一对鲜血淋漓的眸子,地下尽是蜂身上的残肢断皮,血肉狼藉。蜂身已被纪异宝剑斩成粉碎,还是这等飞扑,活跃如生,祖孙俱暗惊妖法厉害不置。

依了纪异,妖法已破,不足为害,还想搜寻一回,看看有无别的宝物。纪光终觉这里不是善地,妖人分明重生,为人救走,留此无益有害,祖孙二人还在争执去留,那石上双燕忽然连声长鸣,先自冲霄而起。纪异又听出鸣声示警,才歇了妄想,与纪光各持一根火把照路,匆匆退出。行经谷口,已觉脚底发软,地皮似有摇动下沉之势。好在二人一个练过多年武功,一个天生身轻力健,见势不佳,将气一提,慌不迭地接连几纵,逃出谷来。刚刚纵到坪上,猛听身后轰的一声巨响,回望暗谷,黑沉沉地起了一团烟雾,沙尘飞翻瞧不见物,也不知二次震塌与否。不敢停留,便往回路赶走。

这一带山径崎岖曲折,本极难行。来时天色原就阴晦有风,二人回走没有多远,那风更是越来越大,两支火把全都被风吹灭。顷刻之间,雷声殷殷,电光闪闪,倾盆大雨跟着降下。山径奇险,夜黑天阴,又有狂风大雨,纪光纵然练就一身本领,到底上了几岁年纪,不比壮年,哪里行走得了。先时凭着纪异一双神眼,搀扶照应,蹿高纵矮,纪光还可走一节是一节。后来那雨越下越大,使得山洪暴发,与雷鸣风吼之声汇成一片。宛如石破天惊,洪涛怒吼,千军万马,金鼓交鸣。真是声势骇人,震耳欲聋。再加上沿路岩石不时

崩坠，一个不小心，便被压成肉泥。几次遇着奇危绝险，方侥幸避过，倏地雷雨中，又是震天价一声巨响，前面不远的路上，一座极高危岩忽然倾倒，把路隔断。虽然人走得慢了几步，未被压在下面，可是要想越过，却是万难，仅能顺着断崖绕将过去。

这一带偏都是些绝涧深壑，微一失足，便落无底深壑。低处是大水弥漫，高处是危崖窄径，鸟道羊肠，想要觅地避雨，又恐立处山石崩坠，被它压伤，只得勉强行走。休说纪光，便是纪异，又要留神自己，又要照顾纪光，也有行不得之叹。

起初是受尽艰危，高一脚低一脚地冒险前行，也不知费了多少冤枉气力。后来纪异因闻雨中兽吼，恐暗中窜出来伤人，拔剑出匣，以作预防，不料剑光居然能照见数尺以内。这一来，无异地狱明灯。虽然略微觉得好一些，无奈走过的熟路已被崩崖堵断；绕行之处，都未曾经过，中间还隔着许多广阔溪涧。如在平时白天，纪异本不难越过。这时两岸都为水淹，黑暗中望去，统统都是千百道银蛇一般的水影，乱闪乱窜，怎知哪里是下脚之处。又还要照护着上年纪的外祖父，哪敢丝毫疏忽。及至看出越走越远，猛想起空中燕群可以领路时，抬头一看，这般大的狂风雷雨，那些银燕虽是灵慧，也一样禁受不住，早不知飞避何处，不见一点影子。急得纪异朝天长啸，喊不几声，已吞了两口雨水，忙吐不迭。

纪光知道这般风雨雷电，声势浩大，燕群不说，即使为首双燕仍在空中，也听不见，便将纪异止住。

又走了两三里路，二人俱是鞋破足穿。纪光渐觉周身寒冷，力已用尽，实难再走。恰巧无心中发现路旁有一石洞，便拉住纪异，一同钻了进去。纪异借着剑光一照，地势甚好，除洞壁上面的雨水像瀑布一般倒挂下来，将洞口遮住外，洞中倒还干燥洁净。二人在大雨中行了多时，冷气侵骨，一旦有了栖身之所，便觉温暖如春，喜出望外。那雨兀自下个不止，风雷中不时闻得岩石崩塌之声，甚是惊人。

二人相依，倚壁而坐，哪敢合眼。身上火种全都湿透，只凭那口宝剑的光芒照着防备。

好容易耗到天明，雨势才觉渐止。出洞一看，湖山到处尽是飞瀑流泉。被迅雷风雨击倒的断木残枝，被水冲着，夹着泥沙碎石，纷纷由高就下之势，直往低处飞舞而下。头上是满天红霞，一轮晓日刚从东方升起，新雨之后，越显光芒万丈，晴辉照眼，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奇观。

二人也不知存身所在离家多远，急于择路回去，哪有心肠仔细赏玩。略一辨别方向，便往回走。走不数十步，纪光便见昨晚攀越藤蔓经行的那条窄径，有一节竟深藏在危崖之下。上面怪石低覆，不可仰立，下面断崖数千尺，深不可测。也不知昨晚雷雨狂风中，是怎生过来的。纪光不禁对纪异吐了吐舌头，连称：“好险！”纪异道：“这有什么？昨晚天黑雨大，老怕外祖跌在山沟里。若像今早这般晴天，无论这山路多难走，孙儿也不怕。”说时，已将那窄路走完，来到一个斜坡之下。

二人见满山流水，千百股银泉同时往下飞注。且行且玩，甚觉有趣。忽听山头上有人高声疾喊道：“老头儿，快躲开，看石头打着你。”言还未了，纪异眼快，已然看见离上面数十丈高处，一团亩许大的黑影疾如奔马，激起数丈高的水花，直朝二人面前飞滚下来。喊声：“不好！”一时急不暇择，一把抱住纪光的腰，用足平生之力，脚一点，平地纵起十余丈高下，直往左侧一块突出的崖石飞跃上去。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纪异抱起纪光飞纵之间，那从上面崩落下来小山也似的一块大石，恰巧从二人脚底丈许之处滚过，直落溪涧之中。约有半盏茶时，才听见石落深壑，轰的响了一声，余音隆隆，半晌方绝。坠石从脚底滚过时，激溅起千百道水和泥浆，闹得二人满身满脸皆是。

祖孙二人惊魂乍定，往山头之一看，见一所矮屋，万竿修篁，业被风雨打得七零八落。竹林处立着两个头梳丫角的红裳少女，正指着二人拍手欢笑。纪光心中一动，暗忖：“这种深山穷岭，怎有女子在此？又不是苗人打扮。目前正在饥渴迷路，何不向她们讨问一声？”便命纪异随了一同上去问路，就便讨些饮食。

纪异素来不喜女人，因为有些饥饿，闻言无奈，只得随了纪光同上。还未走到山头，看出那两个穿红的少女正指着自已窃窃笑语，心中老大不快。如非恐纪光腹饥难忍，自己拼着挨饿，也绝不上去。仗着脚程迅速，不消片刻，已到山顶。

二人见那所矮屋只有两间，位置在山头上一块突出的大石之下，外面是人工搭成的屋宇，里面是一个很深的洞穴。屋外万竿修篁，虽被昨夜风雨刮得七歪八倒，东断西折，两间矮屋依然稳稳的，看不出一丝残破之象。纪光在前刚要开言，二女已揖客入内。纪光、纪异随定二女到了屋内，年长的一个指着一条长的青石说道：“家师昨晚出外，还未回来，不便请二尊客进洞，就在外屋坐谈吧。”

纪光见二女中年大的十七八岁，小的才十二三岁，俱都生得十分秀美，眉目之间英气勃勃，音声清脆，谈吐从容，知非寻常女子。便躬身答道：“在下纪光，这是我孙儿纪异。昨晚入山，为大雷风雨所阻，迷了路径，今日天晴，方得觅路回家。适才如非姑娘大声提醒，险被坠石压伤。此来一为道谢，二为竟夜跋涉，饥渴交加，意欲求赐一些饮食。并请见示姓名，以图后报。”那年小的一个闻言抢答道：“我看你这老头倒是个好人。饮食现成，只是我姊妹的名字向不告诉人，也不要哪个图报。”言还未了，长女微嗔道：“雪妹怎的见人一些礼貌都没有？还不快取吃的去。”

少女走后，长女便对纪氏祖孙说道：“我名吴玖，她乃我的师妹杨映雪，家师大颠上人。昨晚愚姊妹随着家师在此观赏雷雨，忽见一道妖气由西北飞来，直往东南万花坪那一带飞落。接着又有千百成群的银燕跟着飞去。家师素来心慈，因为这些银燕乃是雪山神禽，性最灵慧，这般大的迅雷风雨，数目又那般多法，恐是妖人从雪山顶上摄来，准备祭炼什么邪法，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连忙追去，至今尚未回来。”

“这里梅坳，乃本山最险僻之处，四外大壑围绕，无路可通。适才我见老先生同令孙行经此间，先以为是家师朋友，来此见访。刚看出不是时，恰巧这半山崖上有一块断石奔坠，恐伤人命，一时不及救援，着了急，出声惊叫。不想令孙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轻身神力，居然避过。愚姊妹见人危难，未得效劳，反承道谢，怎敢当呢？”

说时杨映雪已端了一盘蒸的熟鹅脯、一盘野山芹和许多煨芋、大壶山茶出来，放在石桌上，请纪光祖孙食用。二人饥渴交加，略一称谢，坐下便吃。纪异见映雪不住拿眼看他，刚要张口，映雪笑问道：“你学了几年功夫了，居然跳得那般高法？”纪光知纪异不喜女子，恐他说话莽撞，便抢答道：“舍孙不过生有几斤蛮力，虽有名师，因为在下孤身一人，独处荒山，无人作陪，并未得过师传，哪有什么真实本领。”映雪答道：“适才我见他身轻力大，颇似内功已有根底。只是他脚底却是飘的，纵得快，落得也快，并不能看准地方下落，又不似得过玄门真传。这一说，就难怪了。”吴玖道：“雪妹你有多大本领，也敢批评人？这位小朋友，休看他未得真传，似他这等骨格清奇，神光饱满，资禀之佳，实少比伦。如果遇名师高人指点，不消多年，正不知要高出我们多少倍呢。”纪光闻言，逊谢不置。纪异见映雪言语中有藐视之意，心中好生不服。只是碍着纪光，不便发话，暗自存在心里。

二人吃饱喝足，便向二女道谢问路，又说了自己的住处。吴玖道：“原来

万花坪湖心沙洲，便是老先生隐居之所。前两年曾随家师路过几次，久欲奉访，不想却在此无心相遇。真乃幸会，此地离贵居约有百十里远近。这梅坳孤峙深壑之中，常人本难到此。昨晚山侧塌了一座孤峰，定是那峰倒下来，将壑填满，将二位从昏黑中引渡过来，如今还得退向前路，仍由倒峰脊上渡过，再行绕路回去，才可到达尊居呢。”

正说之间，忽听空中银燕鸣声。纪异连忙跑出去，抬头一看，正是为首双燕。心中大喜，忙拍手欢笑道：“外祖，燕儿们寻来，不必再打听路了。”说罢，撮口一声长啸，将臂往腰间一叉，双燕翩然而下，飞集在纪异双臂之上，不住拿头在纪异脸上挨擦，口中低鸣不已，神态甚是亲密。吴玖、映雪也相继出来，见了双燕，赞不绝口。映雪更是欢喜异常，便问纪异道：“这两个燕儿，是你喂熟的么？怎的这般驯善？”

纪异没好气答道：“这有什么稀罕，我家里多着呢。”映雪喜道：“这燕儿真是可爱。你既有很多，如肯送我两只，包管有你的好处，你可愿么？”纪光知那些银燕善知人意，最听纪异的话，见纪异辞色不愿，忙插话说：“姑娘如喜此鸟，我回家之后，命小孙挑取两只神骏一点的，送上就是。”

吴玖拦道：“君子不夺人所好。此鸟心灵，善于择主，你使它离群索居，岂所甘愿？老先生虽然盛意，还以璧谢为是。”映雪忿道：“我正因此鸟灵慧，能知择主，我才心爱索讨，你当我是要强逼它来此么？目前峨眉门人弟子，有好几位俱养有仙禽灵兽，听师父说，异日青城姜师伯门下十九弟子当中，也有两位养有这类仙禽神虎的。我们养两只，打什么紧？”

纪光劝道：“二位姑娘不必争论。此鸟寒舍养有甚多，得蒙留养仙山，正是它的缘分，决无不愿之理。只惜这两只略大一点，小孙豢养时久，又是燕群之首，和愚祖孙出力不少，不便相赠。往日小孙出门，燕群千百相随，飞满空中。偏巧昨日风雨中失散，今日又不曾寻来，否则当时便可相奉。愚祖孙暂且告别回去，明早先着小孙将两只燕儿送来。等到令师回山，再同小孙斋戒沐浴，前来拜望吧。”

纪异素来孝顺，见纪光如此说，不便再说违抗的话。暗忖：“这些燕儿，我与它们情同骨肉，爱如性命，便是我叫它们在此，也未必能够，何况我还恨你。现在祖父之命不能违抗，到了明日，我送燕儿来时，却暗中嘱咐，叫它们一落此女之手，便即飞回，看你有甚法想。那时我再拿话激她，看她本领如何。如是不行，我念在今日吃了她一顿，她又是个女流之辈，好男不和女斗，也不伤她，只羞辱这丫头几句，出出今天小看我的闷气。”

纪异只管胡思乱想，纪光已向二女辞谢起程。当下祖孙二人便照着二女所指说的途径走去。绕了老远，走了不少险道，好容易才寻着归路。经这一整夜的惊恐劳顿，风雨饥寒，总算还未生病。及至到了湖边，纪异连声长啸，只是双燕在空中飞鸣应和，不见燕群来迎，以为是昨晚被雷雨所伤，狂风吹散。双燕鸣声又不甚哀楚，好生不解。

纪光想起二女之言，却料是昨晚受了妖人之害。心中虽是痛惜，因为是乃孙最爱之物，恐他忧急，也没说破。匆匆过湖，到了沙洲之上，船一拢岸，纪异先往燕栖的树林之中奔去。抬头一看，那千百银燕俱是好好地栖息在树上，瞑目缩颈而眠。仔细一点数目，并不短少，只是不飞不鸣罢了，这才放了心。骂这些燕儿道：“这般娇嫩，昨夜稍微受了点风吹雨打，便没精打采地装死，我给你们拿盐去，看是吃与不吃？”如在往日，纪异每早起床出院，一说拿盐，群燕定要纷纷飞鸣翔集，取悦主人。这时纪异骂了两句，竟都头也未抬，只把两只眼睛眨了两下，重又闭上。纪异看出不妙，忙朝外喊道：“外祖快来，这些燕儿全都病了，快想法医它们吧。”

说时，纪光也已走到，先见满树银羽，群燕俱在，暗喜所料不中。及听纪异这等说法，心里一惊。猛一眼又看到屋外一角，有好几面黑旗上画着白骨骷髅和符咒一般的字样，散置地上，有的折断，有的烧焦，不是原有之物，情知有变，不暇答言，忙往屋中跑去，进门便见一个长才七八寸，周身血迹，满画符篆的泥人，头已粉碎，连同两半截素帛散在门旁桌上，破台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纪光取到手中一看，大意说：留纸人往日经过此地，见湖心沙洲竹屋幽林，知非俗土。昨晚迅雷风雨，山头闲眺，偶见妖气飞过，后随千百银燕。恐妖人多害灵禽，便即跟踪追来，才知妖人下落之处正是此地。想是与屋主有仇，一到便用极恶毒妖法，想将主人全数置于死地，恰值燕群赶回，见有外人侵犯，由两个为首的银燕率领，与妖人拼命恶斗，因为来势猛烈，千百成群，妖人先时骤不及防，颇为吃亏。后来妖人激怒，咬破舌尖，行使妖法。除为首两燕见机逃去外，其余银燕俱被打伤甚重，妖人正要拘役群燕生灵，以备回山祭炼魔法之际，留纸人正好赶到，破了妖人邪法，将他逐走。只可惜缓了一步，千百只银燕中了妖法，业已奄奄待死。

见为首双燕不住哀鸣求救，因此动了恻隐，取出灵药，逐个解救医喂，直到天明，方始毕事，将群燕一一救转。只是元气大伤，还得养些日，任其栖息树枝，不得劳顿，才可复原。妖人虽然逃去，日后终必重来。屋主返家，可至

后山梅坳一带相访，当有指示预防之法。书末写着“大颠”二字。

纪光看完，递与纪异看了，说道：“幸是昨晚为雷雨所阻，未遭妖人毒手。此事多亏大颠上人仗义相助，适才又蒙那两位姑娘饮食款待。我们受她师徒三人恩礼，无以为报，难得杨姑娘要那银燕，我看你却不甚愿意，实是不对。我也知你常素不喜女子，她那几句话说得也太直，使你不高兴；那银燕又是你心爱之物，不舍送她。你明日前去送燕，那燕素来听你的话，你定要弄些花巧，等你转身，便即飞回，往常我俱由你，此事万万不可。那杨姑娘是仙人门下，定有惊人本领，决非常人可比。必是看出你的根基虽好，所学还差，见你年幼，所以说话不作客套，并非存心轻慢。你如再不晓事，大亏虽不致吃，定然闹个无趣。须知千百银燕俱是她师所救，纵然送她几只，也是应该。这些灵禽，只要你不从中作梗，去受仙人豢养，绝无不愿之理。起初原打算只命你一人前去，如今受了人家大恩，我不能不去叩谢。明早你可挑上两只大而雄健的，恭恭敬敬随我奉往，拜山送燕，千万不可再像今日这等神气。再违我命，我就不喜欢你了。”

纪异不是不明理，也知燕群是大颠上人所救，送两只与她门徒，理所应该。偏与杨映雪原有一番因果，当时心中虽去了芥蒂，及至次日见了映雪，微一交谈，不知怎的，仍是气不打一处来，以致闹出许多事故。直到后来，杨映雪约同吕灵姑瑶宫盗灵药，两番救纪异，才得化嫌释怨，成了同门至好。不提。

到了第二日一早，纪光草草进了点饮食，带了纪异，便往梅坳走去。那些银燕，十九尚未复原。只有为首双燕，带了纪异挑出的两只小燕，在空中随行。一路无话。

行近梅坳一看，前晚倒塌的断峰已然移去。纪光知是大颠上人所为，好生骇然。这四面绝壑围绕孤峰，最近处相隔也有二三十丈，纪异尚可奋力跃过，纪光简直是无法飞渡。二人正顺着绝壑绕行，忽听对面有一女子高呼道：“你们送燕来了么？家师出去了。峰背后有一处相隔更近些，我在那里设有索桥，快到那处去，我好接引你们过来。”

纪光、纪异见是杨映雪，便照她所说，奔往峰后。果然有一个所在，一块奇石从峰腰突出，其大可容千人。石边挺生着几根石笋，两岸相隔只有六七丈远近。那杨映雪已在石上相候，身前盘着一堆麻索。见二人行近，喊一声：“接着。”手扬处，那盘麻索便凭空飞出，像箭一般直往二人存身的对崖射来。

二人用手一捞，觉出颇有分量，再一看绳头上并无什么重的东西。纪光见这般头轻尾重的东西，竟能随手笔直发出，如非内功练到绝顶，纵有千斤神力，也难办到。越知不但大颠上人是仙侠一流人物，连二女也非常人。正悄悄嘱咐纪异言语举止放恭敬些，杨映雪已在对崖说道：“你们可将此索系在那株大黄桢树上面，看能从索上渡过不能？如果不能，我再过来背你们。”

纪异先听大颠上人不在家，心里便不愿过去。只因纪光来时再三嘱咐，银燕尚在空中，不曾交与。见纪光已然前走，甚是诚敬，不便说“回家”二字。这时一听映雪又说出这等轻视人的话来，心中气愤，想要还她几句，当着纪光又不敢。便一声不发，将索头系住。心想：“相隔才这一点远，谁稀罕你帮忙？我偏要跳过去给你看看。”

纪异一面寻思，一面暗中早将气力运足，走向崖边，两足尖一挺劲，竟然飞身纵过。心中正在得意，还未张口，映雪已看出他心意，微嗔道：“你这两跳，昨日我又不是没有见过。你还当这飞索是为你设的么？看你年岁也不算小啦，怎连一点规矩都没有？还不快纵回去，将你外祖渡了过来。”纪异闻言，猛想起只顾自己逞能，一时疏忽，忘了先背送外祖，白白被她嘲笑，自然无言可答，不禁把一张黑脸羞得通红，只得转身重又纵了回来，要背纪光过去。

纪光见他仍是倔强，不听来时嘱咐，未免也有些生气。瞪了他一眼道：“你那么矮小，不比昨日是个急劲，仗着你身轻，纵得它过。须知这飞索渡人，快有快法，慢有慢法，非内功有了极深根底不行。快走似难实易，慢走似易实难，手上得持有东西。你虽常练道家吐纳功夫，一则为日尚浅，二则门径不同，既未习练，仅仗力大身轻，如何能背得我过，这么大山风，难道我这么大年岁，陪你跳崖么？你如不信，也无须背我，你试空身一人走一回试试看。”

纪异自信从小就能穿枝踏叶，纵跃如飞，哪里肯服，便单身往索上走去。起初提着满身勇气，走得飞快，还不怎觉难。及至离崖三四丈，忽然一阵大风吹来，一个不留神，身子往旁一偏，竟往侧面壑底翻落下去，再想稳住脚步，已然不能。还算他身子矫健，落时两脚交叉，钩着长索，身子往上一挺，双手将索握住，身子被风吹得晃了好几晃，才行停止。

纪光知他平日轻灵敏捷，虽难稳渡，却不至于出错，到此也代他暗捏冷汗。便高叫道：“孙儿，你已输了，就是过去，也不算了。不必站起来，仍照你平时穿跃树枝之法回来吧。”纪异仍不甘服，还想立起试试。好不容易才得稳

住身形，站在索上，起初不大留心，还可凭着那股子勇气，走得远些。这一格外留神，唯恐二次失足，反倒更难走远，不是偏东，便是偏西。再加山风时来，无法使左右轻重匀称，依旧手忙足乱，翻落下去。不过事前多加一分防备，没有第一次惊惶而已。纪异见实不能立起飞渡，才知天分是天分，学问是学问，没有练过，仅凭天资，终是不行。又听映雪笑声不绝，真是悔恨气恼。没办法，只得遵照纪光所说，攀索回到原处。

纪光已折了一枝长竹竿，持在手内。低声说道：“孙儿，下次万万不可如此自恃。其实这飞索渡人，如有凭借，毫无难处。我虽不如你的天资禀赋远甚，到底练过数十年武功，且待我走给你看。少时你仍纵过去便了。”说罢，将长竹竿往两臂一斜，端平捧起，径往索上纵去。走十几步，缓一缓，将气匀住，又走。有时遇见大风，人便停住，与风相战，身子竟歪斜在向风来的那一边，却不翻倒，像粘在索上似的。这样时停时进，时缓时速，点水蜻蜓一般，转眼到了对崖。纪异也跟着纵身越过。

纪光先向映雪行礼，述了来意，便命纪异将空中银燕招下。映雪接在手中，见这银燕动也不动，好似喂养熟了的，好生高兴。说道：“家师昨早回来，言说前晚追赶妖人，在万花坪旧址湖心沙洲一所竹屋之内破了邪法，救了许多银燕，代屋主将妖人逐走。吴师姊又谈起你二人遇险路过之事，才知你们便是那沙洲主人。这里原是家师修道之所，自从移居莽苍山大熊岭后，每年只有春秋两季来往两个月。去年冬天，侠僧轶凡引荐了一个女弟子，名叫吕灵姑，是个孝女。家师对她十分怜爱，老恐她一人在山中孤单，这两次来了，均未住多日，总是略微指点便走。昨晚你们如来，还可相遇，今日已回大熊岭去了。行时留话，说你们这几天必来看望，命我转告，你那沙洲上产有一种蛇菌，大是有用。只是如今还未生出，须等明春大雷雨后才有的。到时请你务必留下几个，用盐水泡起。明春家师回山，亲自去取。你送我这两只燕儿，倒真灵巧。再经我一训练，明年今日你们再来看时，便两个样儿了。只不知它们离了群，养在我这里，心中愿不？”说时，那两个小燕竟似懂得人意，不住曼声长鸣，拿头在映雪掌上挨擦。映雪见状，越发爱极。纪光应了留菌之事，又把银燕的好恶和喜盐如命一一说了。

纪异见小燕依恋映雪，心中好生不快。正想朝乃祖示意别去，忽听山脚后面有两个女子说笑之声。映雪一听，丢下二人，口中唤一声：“是玉姊来了么？”便往山脚后跑去。一会工夫，从山脚转出两个女子，一个便是那日所见的吴玖，另一个白衣如雪，背插双剑，生得身长玉立，英姿飒爽，却是初见。